

翟 墨 王端廷 主编
华天雪 编著

达 达 派

DADAISM



● 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
THE WESTERN MODERN
ART SCHOOLS

人民美术出版社

THE WESTERN MODERN ART SCHOOLS

●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

达 达 派

DADAISM

华天雪 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达达派 / 崔墨，王端廷主编；

华天雪编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9

ISBN 7-102-02229-8

I . 西… II . ①崔… ②王… ③华… III . 达达派－艺术－
流派－通俗读物 IV . J110.9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906 号

达达派·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

出版发行：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版印刷：北京兼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mm × 1194mm 1/24 印张：7

印数：1—5,000 册 定价：36.50 元

图版目录

阿尔普 浮雕绘画	52
阿尔普 查拉肖像	53
阿尔普 艾纳克的泪珠(人间的形)	54
阿尔普 植物锤子	55
阿尔普 鱼缸中的鸟	56
阿尔普 山、桌子、锚和肚脐	57
阿尔普 形状	58
阿尔普 贝壳、白鸟、均衡	59
阿尔普 亚当前的果实	60
阿尔普 视听觉的形态	61
阿尔普 鸟的骨骼	62
阿尔普 云的牧羊人	63
阿尔普 女人躯干	64
阿尔普 有翼的实体	65
阿尔普 星的头部	66
阿尔普 人形	67
阿尔普 影的记念碑	68
毕卡比亚 埃迪陶尼斯尔	69
毕卡比亚 乌迪奈(年轻的美国少女：舞蹈)	70
毕卡比亚 我又看见了记忆中的我亲爱的乌迪奈	71
毕卡比亚 世界上非常罕见的图画	72
毕卡比亚 不是妈妈生的姑娘	73

毕卡比亚	爱的炫耀	74
毕卡比亚	幼儿汽化器	75
毕卡比亚	羽毛	76
毕卡比亚	比西	77
曼雷	舞蹈	78
曼雷	形影相伴的走钢丝演员	79
曼雷	塞圭地拉舞	80
曼雷	艾马克·巴基亚	81
曼雷	观察的时刻——情人	82
曼雷	自画像	83
曼雷	《曼雷摄影集》封面	84
曼雷	命运	85
曼雷	美丽的时光	86
曼雷	夜晚的太阳——被遗弃的游乐场	87
曼雷	莎士比亚方程式	88
曼雷	涂色的面包	89
杜尚	父亲的肖像	90
杜尚	穿黑长袜的裸女	91
杜尚	下棋	92
杜尚	茂盛	93
杜尚	春天里的少男少女	94
杜尚	奏鸣曲	95

杜尚	下棋者的肖像	96
杜尚	咖啡磨	97
杜尚	下楼梯的裸女第一号	98
杜尚	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	99
杜尚	从处女到新娘的过程	100
杜尚	新娘	101
杜尚	被裸女包围的国王与王后	102
杜尚	自行车轮	103
杜尚	瓶架	104
杜尚	阻塞的网络系统	105
杜尚	巧克力研磨机第二号	106
杜尚	新娘甚至被光棍们扒光了衣服	107
杜尚	在隐蔽的声音里	108
杜尚	泉	109
杜尚	在大约一个小时里用一只眼睛从玻璃后面看到的东西	110
杜尚	画了胡须的莫娜丽莎	111
杜尚	为什么罗斯·塞拉维不打喷嚏?	112
杜尚	旋转的半球	113
杜尚	旅行箱	114
杜尚	种的寓言(乔治·华盛顿像)	115
杜尚	你……我	116-117
杜尚	《给予：1、瀑布，2、照明用的煤气》之内部	118

杜尚	《给予：1、瀑布，2、照明用的煤气》之习作	119
杜尚	我们的脸颊里的舌头	120
杜尚	洗衣女的工作裙	121
恩斯特	巴黎街道	122
恩斯特	手中的帽子，头上的帽子(街中的恋人)	123
恩斯特	长期经验的结果	124
恩斯特	沉入水中	125
恩斯特	两个模棱两可的形象	126
恩斯特	无题	127
恩斯特	马克斯·恩斯特的卧室，值得在此一宿	127
恩斯特	冰的风景	128
恩斯特	砂中的女主人	129
恩斯特	帽子制造的人	130
恩斯特	成层岩，肺、心脏及肠子的剖析	131
恩斯特	达达派印象	132
恩斯特	青春期临近	133
恩斯特	大象著名人士	134
恩斯特	鸟、鱼、蛇和吓鸟假人	135
恩斯特	海景	136
恩斯特	朋友们的约会	137
恩斯特	花边夫妻	138
恩斯特	奥狄甫斯·雷克斯	139

恩斯特	人们将一无所知	140
恩斯特	圣女塞西尔	141
恩斯特	摇摆的女人	142
恩斯特	倾听最初的心声	143
恩斯特	玫瑰色的鸟	144
恩斯特	森林	145
恩斯特	悲哀的绅士	145
恩斯特	女人、老人和花	146
恩斯特	接吻	146
施威特斯	旋转	147
施威特斯	“工人”图画	148
施威特斯	中心明亮的绘画	149
施威特斯	默兹第十九号	150
施威特斯	有樱桃图片的绘画	151
施威特斯	蓝鸟	152
施威特斯	默兹 380 号	153
施威特斯	默兹 410 号	153
施威特斯	默兹	154
施威特斯	好像你喜欢它	155
施威特斯	在早晨	156

永远新生

——序《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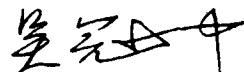
世界上的艺术珍品已是洋洋大观，但是曾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与筛选，卞和之玉人不识，杰作诞生之初被讥讽、咒骂的情况经常发生。莫奈被官方排斥终生，晚年婉谢了法兰西学院提供的交椅。凡·高穷疯，但自信他的画最终会售到五百法郎，如他得知今天的画价，当在阴间再次发疯。

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感情易传染。基于感情的审美观也易传染，杨贵妃的肥胖进入了周昉的画图。审美观的拓展缘于人际交流，刘姥姥日子久了也可能喜欢林黛玉。毫无异议，古老中国的艺术传统无限丰富，但哪一时代哪种风格能代表传统呢，历史太悠久了，传统之所以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反传统，反反传统，反反反传统的不断发展，永远新生。近亲婚姻导致衰颓，每次异种的引入才促使新品种、新生命的诞生。都经历过孤陋寡闻的时代，引进外国艺术是新鲜事，但外国传统犹如中国传统，都是在反、反、反、反、反中积累形成的，要识别精华与糟粕并不容易，取哪样的经呢？往往深入宝山空手回，还自以为是地妄想将西方现代艺术一脚踢死，对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起了绊脚石的作用。

现代中国人同古代中国人有距离，现代中国人同现代外国人也有距离，但哪种距离更遥远？须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但肯定一点：现代中国人同现代外国人之间的距离将愈来愈缩小，感情的传染愈来愈迅速。同是今日地球人，地球又愈来愈缩小，彼此间的交往日益亲密，相互的了解也逐步深入了。包括建筑、雕刻、绘画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的出版正是时代潮流的产物，并又促

进了潮流的正向发展，因在宏观中，在比较中，提高了人们的识别力，不识货，货比货。

人情的共性决不会埋没艺术的个性，正因物质生活太相似了，人们珍视独特的精神享受，追求奇花异草。猎奇亦是新鲜，但是短暂的，绝非艺术创作。保管传统的孝子和盲目崇外的浪子都不是创造者，也许回头浪子倒居于优势，既跨越了孤陋寡闻，又立足于土生土长。



2000年于北京

达达派

华天雪

翻阅达达，就会进入一片喧嚣，以致于当你将书合上，那嘈嘈切切依旧不绝于耳。再推开临街的窗，那些滑过的车、无语的人、呆呆的楼，那些声嘶力竭、怒气冲天，那些重重又复复的日子、漠然又冷峻的表情，午后的阳光固定着一个懒散和空洞得让人惶惶然的世界，又仿佛从中能隐隐映现出一个嘲讽的面容，恍惚，还是达达。

不管对达达有多少微词，达达总是让人忘不掉，吸引人们不断去说。因为它是一个极致，是人类精神史中造反的极致。它开启了一扇恶作剧的门，一扇破坏捣蛋的门，放进来一群洪水猛兽，让一切道貌岸然都面子扫地。从它开始，人的头脑被彻底解放，一切丑恶和潜意识中的卑劣不需再掩饰，可以犯上，可以胡作非为，可以目空一切，可以妄自尊大。

应该如何描述达达呢？有些为难，因为达达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

暂时放下达达的那些随时跳跃的奇思妙想，暂时逃离达达反思维的思维轨迹，回到由来已久的老一套叙述模式中，让我们细说从头！

达达的真承

历来，无论有怎样千差万别的艺术追求的画家，无论他是关注现实的还是逃避现实的，根本说

来都是反映了现实的。因为不消说关注现实的一类画家，其关注点、表现方式直接明白地向我们昭示了他所面对的那个现实；就是逃避现实的画家，他逃避什么，为什么逃避，说到底还是根源于他所身处的那个现实，而且往往他的切肤之痛能向人们传达出一种更为真实，至少更为丰富的现实。所以，时代的大背景框定着其间精神和物质的方方面面，意识形态领域热闹非凡的斗争，文化界无以穷尽的主义和流派，从宏观上说都是表面的，它们的根子是同一种现实。说到达达，这样的道理也同样适用，它是反映了现实的，而且在一些方面相当真实彻底、前所未有的反映了现实。

艺术家从来都是最敏感的一群人，又凭借一技之长，所以往往是最及时、最鲜活生动的现实记录者。达达主义者们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把全世界都囊括了进来，所以达达运动在苏黎世、在纽约、在巴黎几乎同时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病态的疯狂战争导致了达达疯狂的病态，那么达达无疑不是通常被认为的那种世纪病，而是一场世界病。

20世纪比之以往，无论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还是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与不熟知的方方面面的迅捷变化都在总体上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并促成与此密切相关的精神领域的思索和巨变。人们在这个新世界里瞠目结舌、无所适从，再也不似从前那样有信心、有把握，那样从容不迫、安闲平稳。所以旧有的绘画面貌不再合适，不再能打动人心，画家们为准确表达当代迫不及待地四面出击，尝试、寻找、放弃、再尝试、再寻找，迅速且永不停歇。虽然往往极端、强烈、不计后果，但就其反映了一时一地的现状和真诚的努力方面看，他们至少都有着一种被参照和被借鉴的价值。

大约本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的宗旨就很少有相当明确的了，确切地说，它们只是一场场试验，短暂而且难以首尾一致、善始善终。各流派之间的影响、转化和启发显得特别经常，在时间上也常常是交叉的。有人说达达主义运动是昙花一现，但就其高潮持续的五、六年这样长的时间来说，在20世纪的运动和“主义”中已属相当正常了，再比起那些不计其数的更加昙花一现的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risme)、放射主义(Rayonnisme)和许多闻所未闻的主义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很有些持久的了。

达达之前，反传统的、强调真实反映当代的思潮就已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如果把这些发展看作一种酝酿的话，达达之前的这种酝酿从未平息过。所以，达达不是凭空而来的，虽然它的宗旨是毁灭一切、不相信一切、反对一切，仿佛与前后左右没什么关系，而且从头至尾与战争紧紧相连，但实际上，它是与本世纪以来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一脉相承的，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之前有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nisme)、野兽主义(Fauvisme)、表现主义(Expressionnisme)以及更加临近的立体主义(Cubisme)、未来主义(Futurisme)，它之后有接踵而至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e)，它是有前因又有后果的。只是战争这种反常现象赋予了艺术界已有的不满情绪一个新的起点，而且就程度来说，战争这种现实世界的极端行为导致了达达的极端而已。

或许是因为现代的艺术所要对抗的传统太过强大，或许是他们反抗得太过强烈和彻底，总之，他们发觉单个人或几个人是难以对付四周强大的阻力和敌视的，所以他们形成集团。这种被称作“实际的行动”是很难有统一的思想的。不同追求的艺术家联合在一起，妥协于某一种名目下，目的是为了从集体中分得一份反抗的力量，以便使个人的面貌逐渐得以展露和被关注，所以一时的或部分的妥协换来的是有实际效用的更大的“利”。等到有了些名气，得到了商业上的资助，可以无需借助团体的力量的时候，就必然个性突显、分道扬镳了。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意见不一的各种类型的人可以聚集在一个“主义”中，为什么它们的存在至多不过五、六年，为什么那些艺术家总是在一会儿现实主义(Realisme)、一会儿立体主义、一会儿达达主义、一会儿超现实主义的不同歇地令人吃惊地变化着。这样的团体往往不够团结，积怨颇深，甚至明目张胆地互相攻击，但他们却可以联合起来，发表宣言，出版期刊和书籍。这有些类似今天所说的“炒作”，是一种策略，功利的因素充塞其中，但即便如此，也不妨碍我们褒扬和肯定他们的成绩，因为策略是一回事，实际的价值又是另一回事。

“达达”开幕

达达特别像一场戏，叮叮当当、热热闹闹之后，一个个特立独行的、才情横溢的、个性鲜明的、

桀骜不驯的人物就连串登场了，这将是一出怎样的戏呢？

一场世界大战不仅从物质上摧毁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周围环境。而且从精神上导致了一切道德、真理和信念的扭曲和崩溃。在绝望、混乱的纷飞战火中，瑞士以其中立国的态度免遭战火，特别是首都苏黎世简直成为叛逃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和世外桃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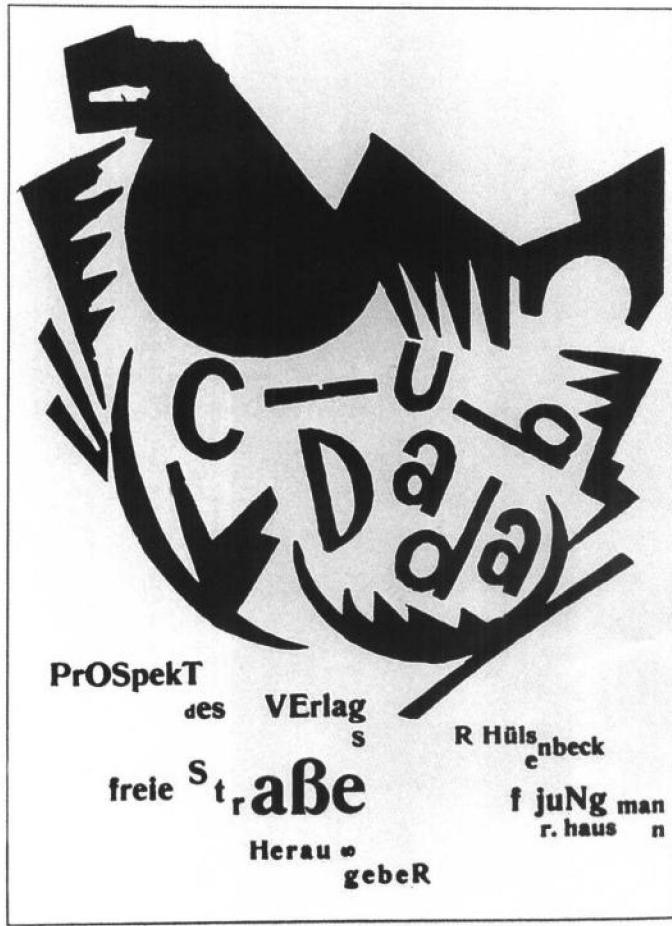
达达诞生于憎恨、幻灭和混乱之中。它表现得语无伦次，并随时将偶然纳入必然，将反常视为正常。仿佛某一天，比如一个星期一，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拿着广告板挤了你，特利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就会将这个有趣的不愉快命名为“达达”。类似的偶然、无意义的故事可以随意安在“无意义”的达达身上。关于达达名称的由来，目前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1916年以查拉为核心的苏黎世青年艺术家小组，在想为团体起名时，把裁纸刀随意插入一本法德词典中，翻开后刀子所指的词就是“达达”(da da)，于是，这一个词就成了这个小组的名字；另一种说法是，巴黎的布雷东(Andre Breton)、毕卡比亚(Francis Picabia)、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阿拉贡等青年艺术家组成的一个小组在取名字的时候，用裁纸刀挑开一本《小拉鲁斯字典》，挑开的那一页的页首字样即“达达”，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称谓；还有一种说法是，早期苏黎世的达达成员巴尔(Hugo Ball)和胡尔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想从德法词典中找个词作为他们团体的“歌唱家”罗瓦夫人(Mme. le Roy)的名字，偶然翻到“达达”一词，就兴奋地把这个词作为他们一切活动的名称。不管达达一词是从哪本字典上来的，它基本的含义可以较肯定地说是初学语言的儿童的儿语，意即小木马。从翻到这个词的那一瞬间起，这个词就被赋予了新的喻示，就像达达赠与的所有原本无意义的事件和行为以新的意义一样。不管关于这个名称的哪一种说法更确切，或者还会有多少种其他的说法，这些看起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达达”这个词就好像是专为这场运动准备的，安安静静地在字典里躺了数年等待被启用似的，它再准确不过地概括了这场运动：否定一切，从最原始的零开始一个全新的面貌。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词这样适合达达运动了，它们仿佛天生命定是一体的。

达达这场戏的帷幕应该是由胡果·巴尔拉开的。巴尔是德国的一位诗人和哲学家，1916年初到达苏黎世，成为这群逃避战争的难民中的一员。他很快在一个名叫“迈埃尔”(Meierer)的酒吧里办

起了一个“伏尔泰俱乐部”(Cabaret Voltaire)，并设想将之办成一个“艺术家的娱乐中心”。这个俱乐部包括有剧场、展厅和会议厅，是苏黎世达达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1916年2月8日的达达首次露面，即迎接刚从柏林来的理查德·胡尔森贝克的欢迎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第一种达达的出版物是1916年6月的一本题为《伏尔泰俱乐部》的小册子，由巴尔编辑，阿尔普(Hans Arp)设计封面，同时出现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阿波利奈尔、毕加索(Picasso)、莫迪利阿尼(Modigliani)、查拉、胡尔森贝克、康定斯基(Kandinsky)、马利奈蒂(Marinetti)、冈吉罗(Gangiullo)、扬科(Janco)和森德拉斯(Cendrars)等等。达达的第1期和第2期于1917年发行，尽管这本由查拉编辑的评论性刊物力图做到明晰，但他还是通过情感真实的相对性而反映了一种达达式的混乱状态。接着，第一批达达派的书籍也出版了，即由查拉著、扬科作插图的《安蒂毕林先生的第一次天国冒险》和由胡尔森贝克著、阿尔普作插图的《幻想的祈祷者》。在1916年到1918年的苏黎世，达达的活动基本是由作家组织筹划的，作家的表现也最是活跃、显著和重要。他们对固有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大众舆论进行着直截了当地抨击，而且狂热地沉迷于他们这种所谓的公正，并在客观上的确加速了已经腐烂的东西的分化解体。

达达之前，艺术领域反对传统这个世袭敌人的潜流已经持续发展演化到立体主义和野兽主义追求平面的阶段，达达利用了得天独厚的混乱氛围，将这一变化继续发酵。其实，这些人自己也不能完全意识到在他们中间将会发生些什么，只是觉得每一件东西都渐趋腐烂，都变得只剩下表面，而且这些外表也已经变得破败，一种公共厕所的气味从门缝底下渗漏出来四处弥漫；只是觉得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有一种力量，能不断地从四周获取灵感，膨胀自己以致于濒于爆炸。这正像查拉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本达达著作中写到的：“达达是没有任何可比物的艺术，它既支持又抗拒着协调并断然否定未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反教条主义比官僚更排外，我们声称自由却并不自由，我们既缺乏训练有素又缺少品行。而且我们还蔑视人性，但达达仍属于这个虚弱的欧洲艺术传统的框架中……我们不希望去清点那些过去的代表人物，因为达达不是为任何一个人存在的。对我们而言，艺术是一场游戏，仿佛孩子们在铃声结束后聚在一起的那些短语，然后他们大叫着四散开去，留下几个孩子把玩偶的鞋子穿上。”胡尔森贝克在1920年出版于汉诺威的《达达史》中，更是准确地回顾了这个新



《达达俱乐部》封面

集团的状态：“伏尔泰俱乐部集团的成员，对于新近得到发展的一些艺术可能性非常敏感，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是艺术家。巴尔和我曾经积极活动，以促进德国表现主义的传布；巴尔是康定斯基的一个亲近的朋友，他和康定斯基合作，试图在慕尼黑建立一个表现主义的剧院。阿尔普在巴黎曾经和立体派运动的领导人物毕加索、布拉克有过密切的接触，同时坚信，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然主义概念。有文学才能的罗马尼亚人特利斯坦·查拉，这位浪漫的国际主义者，由于他热诚地宣传，达达派有着巨大的发展。在那个期间，当我们一夜夜地在俱乐部里跳舞、歌唱、朗诵时，抽象艺术

对我们来说，是备受重视的。自然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主题的心理渗透，我们把资产阶级看作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尽管心理渗透遭到一切反抗，仍然使资产阶级道德的各色各样的戒律受到承认。阿契本科被我们推崇为造型艺术界的一位无可比拟的楷模，他主张艺术既不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也不是理想主义的，它必须真实；他的主要意见是，任何对于自然的模仿，无论怎样隐蔽，都是谎言。在这个意义上，达达派就是要赋予真实一种新的原动力。达达派将成为抽象的能力的一个集中点，伟大的国际艺术运动的一个持久的弹石弓。”（《现代绘画简史》63页）一切都模棱两可，一切都似是而非，无法确知什么人的哪一种思想是左右这场运动的圭臬。

在那些日子里，达达通过频繁的集会表现出对颠覆性活动的热心。阿尔普一开始就将作品悬挂在伏尔泰俱乐部的墙上，与毕加索、扬科、塞加尔（Segal）、马利奈蒂、伊格林（Eggeling）等人的作品并列在一起。由阿波利奈尔、里姆邦德（Rimbaud）等人担纲的诗歌朗诵，很快被各种宣言、伴随各种噪音的诗所取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达达脱离艺术而设计的。转瞬间，达达成为这个世外桃源里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甚至与达达没什么关系的画家也逃不掉这种情绪的鼓噪，变得像胡尔森贝克，特别是阿尔普和查拉那样的人了，而且始终被达达的称号激励着。在伏尔泰俱乐部开业不久，巴尔就在日记中记述道：“这个地方简直爆满，很多人设法挤进，大概晚上六点钟，我们还在忙于钉钉子以悬挂未来主义的广告，这时出现了一个由四位小个子组成的东方式代表团，他们交臂挟着公文包和绘画，多次彬彬有礼地向人鞠躬。他们自我介绍，画家马塞尔·扬科、特利斯坦·查拉、乔治·扬科和另一位，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阿尔普也在场，我们无需多言，便互相理解……”（《现代艺术观念》116页）在俱乐部里，人们敲打着钥匙盒子，在嘈杂的背景下，琴键会一阵阵敲出发疯似的音乐，直到被激怒的听众提出抗议；舍纳不去朗诵诗歌，却将一束鲜花放在裁缝用的女模具的脚下；阿尔普的诗被藏在一顶糖包子形的大帽子里的声音诵读着；查拉在一个巨大的包装盒子上用同一节律和渐强演奏法敲击计时，同时胡尔森贝克用一种逐渐增高的强有力的音调号叫着自己的诗；胡尔森贝克和查拉还一边跳舞，一边像幼熊那样嚎叫；或者把自己套在麻袋里，头上顶着一节管子，摇摇摆摆地走着，嘴里咕噜着“诺卡卡都”的发音，据说是在做一种操练。对于大多数对艺术一向深信不疑又满怀希望的观众来说，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无异于一种需要忍耐的凌辱，他